

史地小叢書

元朝怯薛及斡耳朶考

箭內互著
陳捷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箭內互著
陳捷譯
陳清泉

史地
小叢書

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

目錄

一	元朝怯薛考·····	一
一	怯薛之創設·····	二
二	四怯薛·····	一八
三	怯薛與怯薛以外之親軍·····	三九
四	怯薛之寵任與功過·····	四七

二 元朝斡耳朵考……………五九

一 斡耳朵之語義組織及構造……………六〇

二 歷代斡耳朵之名稱及所在地……………六七

三 歷代斡耳朵之后妃……………八〇

四 斡耳朵之保管……………九九

五 元朝斡耳朵與遼朝斡耳朵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六 結言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
附錄 察罕腦兒考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

一 元朝怯薛考 原載日本大正五年東洋學報第六卷第三號

余研究元人治下之色目漢人狀態時，偶憶及禁庭宿衛（怯薛）士之受歷代寵遇，而稍加以調查；乃知其組織及職掌等，頗具特色。實可謂親軍中之親軍。其健全與否，實與元室之盛衰，大有關係。因草此一編，以求博雅之是正焉。至怯薛與色目漢人之關係，則別於色目考（即元代社會三階級）篇中詳說之。

目次

一 怯薛之創設

1 怯薛之組織

一 元朝怯薛考

元朝怯薛及斡耳朶考

2 怯薛之職掌

二 四怯薛

1 元史祕史兩書之記載

2 四怯薛之長

3 四怯薛之交代

4 四怯薛之員數

三 怯薛與怯薛以外之親軍

四 怯薛之寵任與功過

1 怯薛之寵任

2 怯薛之功過

一 怯薛之創設

1 怯薛之組織

怯薛之創設，在太祖成吉思汗第二次卽位之前二年。（西歷一二〇四年）是年春，將親征乃蠻，欲伸張勢力於外蒙古車臣汗部東南境喀爾喀河邊。當任命千戶百戶牌子頭（卽十戶）扯兒賓（卽侍從）等時，選拔千戶百戶牌子頭及白身者子弟之技能體格皆優秀者，得五百五十人，名之曰怯薛歹。（卽番士）以其中八十人爲客卜帖兀勒，（卽宿衛）七十人爲土兒合兀惕，（卽侍衛）以四百人爲豁兒赤。（卽箭筒士）任幹歌列爲侍衛長，任阿兒孩合撒兒爲怯薛長。（卽番直之長）

（註）今將怯薛，怯薛歹，客卜帖兀勒，土兒合兀惕，豁兒赤，等蒙古語之音義，略述於下：按怯薛，據元史兵志曰：「怯薛者，猶言番直宿衛也。」祕史（卷七）書爲客失克，譯曰直班。成吉思汗實錄譯作番直。據 *Kowalewsky's Dictionnaire Mongol-russe-francaise* 蒙古語 *Kechik* (*Keshik*) 有恩惠，寵愛，親切，善行，幸福，慈善之意；與現存蒙語中 *Keshik* 爲近似，有番直之義。怯薛與客失克，當卽 *Keshik* 之對音。Yule 在同字書中，爲 *Kitchyeku* (*Kichyeku*) 有

熱心，勤勉，忠誠等義。Marco Polo 將 Keshican 之義解爲 Knights devoted to their Lord，亦相一致。雖舍 Keshik 而取 Kichyeku (Col. Yule, Marco Polo, Vol. I, p. 366-7, note.) 但實爲怯薛之對音。至客失克之對音又如何乎？按組織怯薛之番士，既受朝廷非常寵遇，得天子特別恩惠（後文詳述之）則以有恩惠，寵愛等意 Keshik 之語，爲此軍隊之名稱，則當爲被「天子恩惠者受」天子寵愛者之意。要之譯怯薛及客失克爲番直宿衛者，非此語之原義，而爲由其職掌上稱之者，殆無庸疑。

怯薛歹，元史作怯薛帶，又作怯薛台。據字書 Keshikteï (Keshikteï) 有幸福，幸運之意，卽有 Keshik 與以 Keshik 之意。而元史兵志云：「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歹。」祕史有客失克田，舊譯作護衛，實錄譯爲番士，皆與前之怯薛同，但非原義而爲第二義。客失克田，卽元史之怯薛丹；又卽怯薛歹 (Keshikteï) 之複數之形之 Keshikten 之對音。尤爾氏雖將馬哥孛羅紀行中禁軍之名，讀爲 Keshican (Quesican) 但此讀法，爲數種古寫本紀行中所未見，尤氏已自言之。又尤氏對於古寫本中之 Quesitam, Quecitain, Quesiti, tan, Casitan, Quesitam

等皆忽視其尾語之有 *tam*, *tan tain* 而謂 *t* 爲 *c* 之誤。此雖似尤氏平生之輕舉，亦因馬哥孛羅謂禁軍之名有 *Knights devoted to their Lord* 等意，遂以爲當以有 *devoted* 之意之蒙古語 *Kichyeku* 充之。又因欲使近於 *Kichyeku*，乃將 *Quesitan* 改爲 *Quesican* 也。(Yule, Marco Polo, I, 365-6.)

客卜帖兀勒之字義，查字書中，蒙古語 *Kebekü* 有宿，就宿，宿事等意；*Kehtegülkhü* 有就宿之意；*Kehtegüri* 有宿處，宿室之意，故當爲 *Kehteghül* 或 *Kehteül* 之對音。祕史之舊譯，及實錄皆譯爲宿衛，實甚穩當。

土兒合兀惕，祕史舊譯作散班；實錄讀爲 *Turkhaut*，譯作侍衛，而未言爲蒙古何語之對音。據字書，蒙古語 *torkhu* 有阻止，拘留，混亂，暴露等義。*torghakhu* 略與 *torkhu* 同義之外，有妄訴，罰款等義。殆爲 *Turkhaut* 或 *Torghakhu* 之複數之形。對於徘徊禁庭附近，或闖入禁庭等犯罪者，加以阻止，或逮捕，或處罰等，爲彼等職務之一。因此遂作爲其軍之名歟？猶待考。豁兒赤，乃蒙古語 *khorchī* 之對音。*khōr* 爲箭筒之意；*chī* 爲所有者所掌者之意。

實錄譯爲箭筒士，可謂適當。元史塔察兒傳「火兒赤者，佩囊韃侍左右者也，」之「火兒赤，阿剌罕傳之火而赤，黑韃事略「環衛則曰火魯赤」之火魯赤，皆 *Khorchī* 之對音也。

成吉思汗實錄二七三頁，記有此時之勅曰，「以千爲千，以百爲百，以十爲十，畢八十宿衛七十侍衛選之於番士使入。千戶百戶官人之子弟，及白身人子弟，選其有技能及身材好者使入。於是恩賜阿兒孩合撒兒汝其選勇士等千夫。戰之日立於我前而戰，多日爲我侍衛之番士。」又曰「七十侍衛中，以幹歌列爲扯兒必長，與忽都思合勒渾合議」云云，而未言及箭筒士之事。又卽位之初，布告番士增員之勅中，有「前有八十宿衛七十侍衛之番士，今以長生上帝之力，天地添以力勢，而普匡國民。獨入調度之內時，今番直於我處之侍衛，由千戶百戶選入，入則爲宿衛箭筒士侍衛，宜使滿萬。」（三六九頁）征伐乃蠻之年，雖不言已有箭筒士隊之組織，但（一）卽位時之一勅有「前選四百箭筒士，選箭筒士中者勒蔑之子也孫帖額爲長，與禿格之子不吉歹合議……」（三七三頁）云云，可知征伐乃蠻之年，以四百番士組織箭筒士隊也。（二）又卽位時之一勅，謂也孫帖額不吉歹等所率之箭筒士，當呼爲大箭筒士，宿衛侍衛則賜以老宿衛大侍衛等之榮稱，此皆創設時

之宿衛侍衛也。由此考之，此所謂大箭筒士者，決非卽位後新編成之箭筒士隊之一部，而爲已存之四百箭筒士也無疑。更詳思之，（三）征伐乃蠻之年，對阿兒孩合撒兒之勅，有汝其選勇士等千夫……云云，據那珂博士之推測，卽以此人爲親軍千夫之長也。若宿衛侍衛只有親軍百五十人，則稱其長爲千夫長，殊不穩當。吾人據以上三條理由，認爲創設之時，已有箭筒士存在；而推定怯薛軍之全數，爲五百五十人。

（註）太祖親征乃蠻時，關於創設怯薛之前後二勅，何以未說及箭筒士乎？吾人以爲箭筒士與侍衛之關係，極其密接，殆總稱於侍衛之名之下者。然此事記錄無明文，惟實錄（三七三—四頁）載太祖之勅，有「前選四百箭筒士，選箭筒士中者勒蔑之子也孫帖額爲長，與禿格之子不吉歹合議，與侍衛入於箭筒士之班班時，也孫帖額爲一班箭筒士之長而入，不吉歹爲一班箭筒士之長而入，豁兒忽答黑爲一班箭筒士之長而入，刺卜刺合爲一班箭筒士之長而入，帶箭筒者，與貼於侍衛之班班之箭筒士，各有長而入。箭筒士滿千，也孫帖額爲之長。」（參實錄六四八頁）可知四班箭筒士，共爲一隊，各班有長。雖有隊長，但同時又分屬於侍衛隊。

卽箭筒士雖爲組織怯薛軍之三隊之一，但多處皆可認爲屬於侍衛隊者。鄙見若果得正鵠，則太祖勅中只言宿衛侍衛二隊，而不言箭筒士隊者，固無足怪矣。惟吾人所不解者，若侍衛隊中包含箭筒士，何故初設之侍衛，不言「四百七十侍衛」而言「七十侍衛」乎？此其一。又太祖對阿兒孩合撒兒之勅曰：「汝其選勇士等千夫，戰日立於我前而戰，多日爲我侍衛之番士。其末尾何故不曰「我番士」乎？此其二。若想像祕史之記載有誤，則亦單爲想像而非解釋，猶當俟後日考證也。後魏之世，有胡洛真之官，卽箭筒士也。（參看白鳥博士東胡民族考〔史學雜誌第二十二篇第十二號一五一—一七頁〕）

太祖第二次卽位（一二〇六年）時，任命八十八人爲千戶。於是怯薛之規模，大爲擴張。怯薛歹之數，至一萬人；殆成元朝一代之定制。今據成吉思汗實錄，更加鄙見，作成太祖太宗二朝怯薛表，以示其組織之一班。

表薛怯朝祖太(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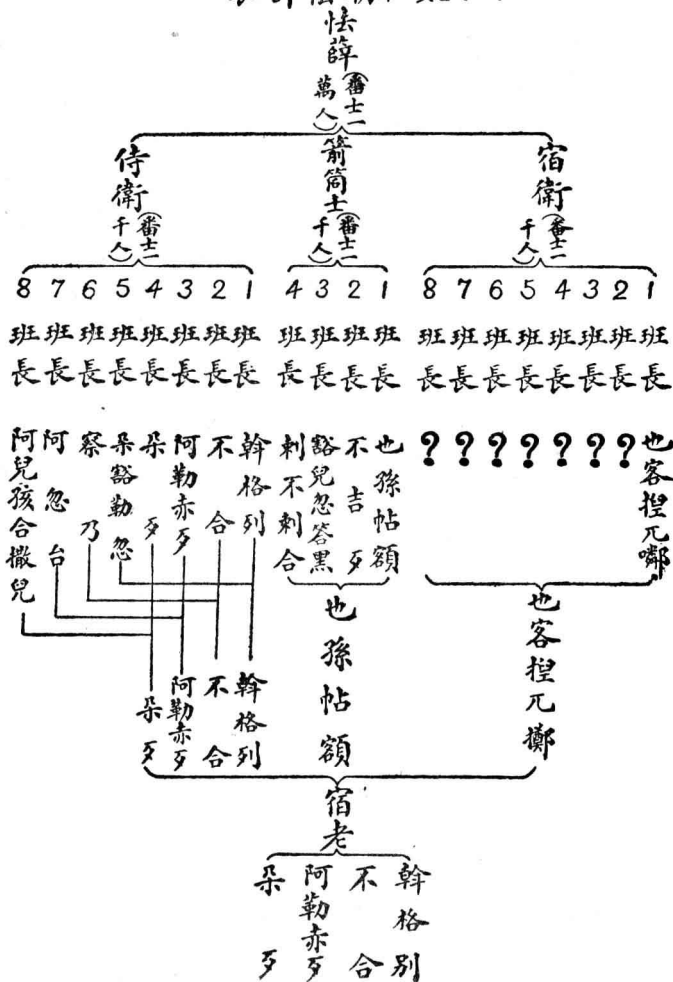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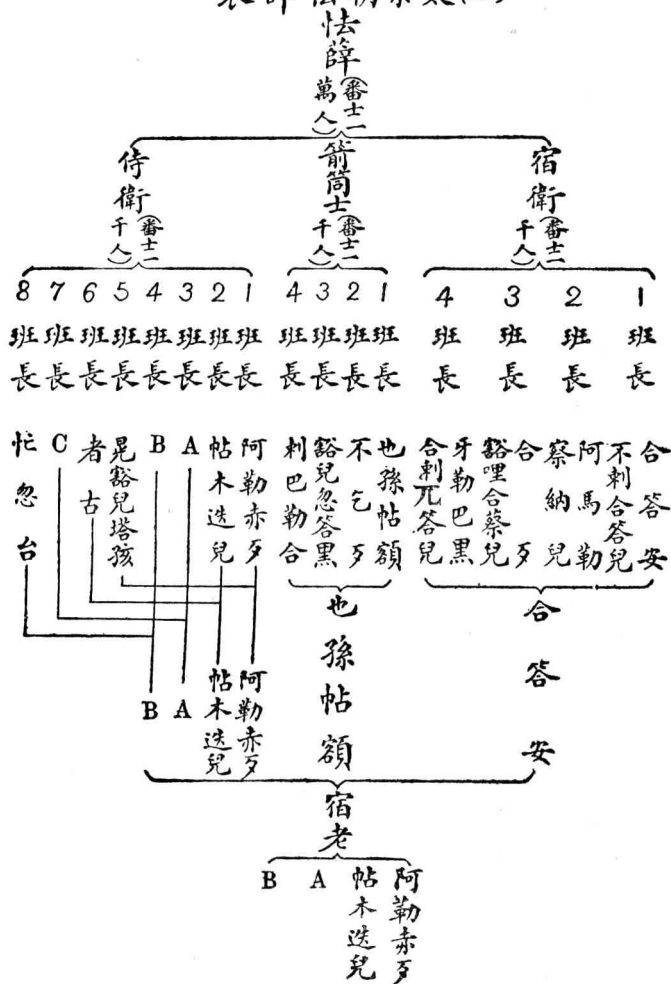


表 薛 怯 朝 宗 太 (二)



此二表，爲根據成吉思汗實錄加以研究而作者；但亦有與實錄之記事相異諸點，今簡略說明於左：

第一表（甲）實錄中未言宿衛隊之分班，只傳其隊長也客捏兀鄰之名。但由箭筒士侍衛二隊之例考之，則有分班之事無疑。且以太宗朝宿衛隊分四班各班置長二人，太祖朝侍衛隊分八班各班置長一人之事參考之，則可推定太祖朝宿衛隊當分八班；或將八班更作四大班，亦如太祖朝之侍衛隊，亦未可知。今姑如表定之。（乙）實錄呼不合，阿勒赤歹，朵歹，朵豁勒忽四人爲「侍衛四班之宿老」。但幹格列乃侍衛隊首班之長；又當親征乃蠻之年創設怯薛時，爲侍衛隊長。故彼所統率之七十侍衛番士，永有「大侍衛」之榮稱。彼又爲太祖創業元勳博爾朮之弟（實錄一〇九頁）此種有經歷之幹格列，不能想爲不得爲「侍衛之宿老」，而立於其他班長之下風也。吾人據以上理由，以爲侍衛八班長中，以最初四人，爲所謂「侍衛四班之宿老」。實錄之所以誤謬者，可認爲編者偶將第一班長之名脫漏者。（丙）實錄中「侍衛四班之宿老」一語，不可認爲穩當之稱呼，當云「侍衛四班之長」。何者，四宿老在蒙古語中爲 Dörben Keshighüt-ün Ötöki（祕史之朵

兒邊客失兀敦幹脫古，單數爲 *Keshik-un Ötäkü*，爲四番直之長老之意。祕史之舊譯作「四班護衛的每爲長的每」，實爲正譯。卽元史所謂「四怯薛之長」也。而宿老四人，事實上皆以侍衛之班長充之。但既稱爲怯薛（客失克）之長，再由實錄（卽祕史）所記之彼等職掌觀之，（參看後四怯薛之長條所引之元史及祕史）實爲全怯薛之長，無庸疑也。（丁）侍衛八小班長，換言之，卽千人長八人也。其中最初四人，明爲四大班長。其餘小班長四人，如何分屬於此四大班長則難知之，姑據推測，假定如表。

第二表（甲）實錄中關於太宗朝怯薛軍之全數，宿衛箭筒士侍衛三隊之員數，無何記載。但軍之定額爲一萬人，既永爲後世之準據，因推定與太祖朝之數同。（乙）宿衛隊先分八班，殆更作四大班，姑從記事。實錄有云「合答安，不刺合答兒二人爲一班，合議而入番直……」則首班之長爲合答安，而不刺合答兒，則可謂之副長。（丙）實錄中雖亦用「侍衛番直之宿老」之稱呼，但正稱當爲「侍衛番直之長」，與前同。（丁）侍衛雖係四班，但與太祖朝之制同，有八小班存在，不能疑也。（戊）侍衛隊二班之長，不見於實錄。誠如那珂博士之說，確爲誤脫。（己）此處有「合議」

二字，又最後有使「忙忽台輔之，整一班侍衛而入」之語，則可推定忙忽台爲最後班之副長。因而推定C爲A之副長，者古爲帖木迭兒之副長，晃豁兒塔孩爲阿勒赤歹之副長。（庚）根據以上推定，從太祖朝之例，侍衛隊八小班長之次序，定之如表。

2 怯薛之職掌

怯薛之職掌，卽怯薛歹（番士）之職掌，隨彼等所屬怯薛之隊而異。

（一）屬於宿衛之番士 宿衛，蒙古語爲 *Kebtegdi*，有「住宿」「宿處」之意。卽夜間番直爲彼等之主要任務，故有此名。宿衛隊所屬番士之服務法，太祖勅中有「日落後有由幹兒朵之後向前越行者，宿衛拏之而宿，明朝宿衛訊問之。宿衛輪換番直時，交其符而入。交代之宿衛，亦交之而出。」宿衛夜臥於幹兒朵之周圍。當門而立之宿衛，見有夜入之人，打割其頭，斫落其肩而去。有急話之人夜來，則告於宿衛，由帳房之北，與宿衛立於一處而語。」（實錄三八〇—一頁）（參照實錄六四三—四頁）

（二）屬於箭筒士侍衛之番士 箭筒士，蒙古語爲 *Khorechi*，帶箭筒者之意也。侍衛，蒙古語